

國恥與血債

陳杰

重提日本侵華舊債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國由於積弱已久，百年來受盡列強侵略，喪權辱國之事，層出不窮；其間尤以強鄰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擴張領土，處處以中國為侵略目標，為禍中國最深。連連受創，這筆陳年老賬，又豈算得清？

近年來，日本政府刻意淡化，圖轉移戰禍責任，文部省編撰中學教科書，一意窺改侵略史實，掩飾暴行，令人不勝憤慨！

茲列舉侵略史實，以期國人瀕於淡忘之血腥近代史，能受到重視。

甲午戰爭割地賠款

清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因朝鮮東學黨作亂，中日衝突引發戰爭，滿清吃敗仗，被迫訂立馬關條約。重要條款：（一）承認朝鮮為自主國。（二）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按遼東半島因俄、德、法三國出面干涉，結果由我方支付三千萬兩贖回）。（三）賠償兵費兩萬萬兩，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等處為商埠。

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在中國領土進行。俄戰敗，次年，東三省權利，

由俄轉讓日本。清廷與日方訂約，被迫承認俄國讓與日本之一切權利，即旅順、大連之租借權，並包括長春、旅順鐵路敷設權。

佔我良港奪我主權

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強佔山東膠州灣；膠州灣為東方最大良港，清光緒二十三年，德國派艦來華，強租為軍港。於歐戰爆發後，德兵撤退，被日軍乘機強佔。

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日本為蠶食中國，強迫袁世凱承認其所提要求二十一條件。根據資料記載，全文共分五號二十一條，首四條，包括德國在山東權利之移讓，南滿洲與東部內蒙古之居住權、營業權、路鐵獨佔權，漢冶萍公司改為合辦，而沿岸港灣島嶼，一概不租讓第三國。

至於第五號，則欲攫取贛鄂、贛浙、贛湘之鐵路權及全國警察權與軍事權。當時袁世凱正謀帝制，一面欲借日本援助，一面慌於威脅，除第五號保留外，於民國四年五月九日，答復承諾接受，史稱為「五九」國恥。

濟南慘案日軍暴虐

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北伐革命軍進入濟南城，兩小時後，日兵約六千人，亦抵達濟南，分駐日本總領事館，日本學校，和日人經營之濟南日報及濟南醫院，企圖阻撓革命軍北伐。

其時革命軍當局，託請日本駐濟南代理總領事西田研一，向日軍指揮官福田彥助要求撤軍。日軍指揮官蠻不講理，表示奉日政府命令行事，不能受中國革命軍所左右。

與此同時，失去理性之日兵二十多人，竟違背國際公法，闖入中國交涉署，把大門搗毀，剪斷電燈及電話線，並大事搜索。

蔡特派員公時當即嚴詞抗議，日兵不理睬，野蠻的將交涉署全體人員綑綁，集中於一房，日軍指揮官坐於正中，儼如大法官，命令蔡特派員跪下。

蔡氏為一有氣節硬漢，素來不為威武所屈，況且身為中國外交部特派員，那肯向侵略者屈膝下跪？

僵持時，日兵隨手拉出一名站立蔡氏旁邊的職員，無緣無故一鎗把他殺掉，然後嬉笑問蔡氏跪不跪？

蔡氏不跪，日兵又同樣鎗殺另一人迫跪，蔡氏不但不跪，而且不理，這樣一來，日兵就依次把職員，一個一個殺掉，一共被殺了十五人。最終剩下蔡氏一人，日兵拗不過蔡氏之倔強，一怒之下，用鎗托打斷了他的腿骨，不支倒地，他仍然不屈不怯，並且開口大罵日本軍閥之野蠻，這批嗜殺成性的日兵，露出猙獰面目，先舉刀割斷蔡氏舌頭，最後舉鎗把他打死，無法無天，莫此為甚。

旋日軍又破蕪濟南城，革命軍忍辱負重，上峯下令避免衝突，繞道北伐，毫末反擊，因而軍民死傷枕藉，大約不少於五千人，此為濟南事件之由來。慘案發生距今已五十七年，然而這筆陳年舊賬，迄未交代。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束，濟南事件刑責，亦未追究。難道日本軍國主義者打死中國人，就永遠不回頭不報復？走筆至此，令人心酸！

九一八吞噬東三省

日本為加速實現其大陸政策，在軍國主義勢力囂張，氣燄萬丈，不可一世之時，在我國土上任意行動，干涉中國內政，統戰分化破壞與離間中國之團結。由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及其幕僚，一手導演下，製造事端，於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又一再滋事，採取軍事行動，藉口南滿鐵路之長春柳河鐵橋為我軍炸斷

。其實係關東軍特務機關，吩咐今田準太郎上尉率同滿鐵養路人員，以手推車帶爆炸品，到達現場，拔劍威脅，命其炸毀（資料載於森島守人著，日本侵華內幕）。這一來，發兵攻佔安東、長春各地，在我方不抵抗情況下，日軍得心應手，勢如破竹，百日之間，席捲東北錦繡河山。

「九一八」之役，乃為「七七」事變前奏，直接間接導致中日十四年之長期戰爭，造成了中國財產損失，在一萬億美元以上，人命死亡統計約二千五百萬人。尚有戰時老百姓顛沛流離，餐風飲露，逃難中妻離子散，幸福家庭毀滅，且因戰禍帶來不幸之事，真是不勝描述。戰後，此一萬死不足贖其罪愆之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名列戰犯，名單發佈，自知難逃死刑，乃自殺身死，而其幫兇支那通幕僚坂垣征四郎（曾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與侵華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自「九一八」事變開始，為中國帶來難以形容之重大傷害，罪惡滔天，都一一被判絞刑。為非作歹者，如此下場，誠天道不爽，因果報應靈驗，莫不大快人心！西人有云：CRIMINALS CAN'T ESCAPE THE CLUTCHES OF LAW（罪犯難逃法網），洵不誣也。

田中奏摺廣田陰謀

日本想併吞中國，征服世界，野心越來越大。田中奏摺，便是滅亡中國藍圖。而廣田弘毅任外相時，簽訂了對華三原則，脅迫中國承認履行。所謂三原則：（一）承認滿洲國；（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携。此一滅華三原則，恰好與田中奏摺

前呼後應，滅華目標，異曲同工。陳嘉謨先生大作中，對此就有簡要透澈分析說明（文載中外雜誌第三十五卷第五期），因為東北是中國領土，被日本侵佔後，成立傀儡的滿洲國，還要迫我政府承認其合法化，真是強人所難。再來以共同防共為理由，堅持要在中國察哈爾、山西北部及綏遠等省駐軍，對中國安全威脅至大，隨時可舉兵入長江流域，滅亡中國。至於所謂經濟提携，其目的欲把中國經濟，控制於他們手中，換句話說，一切經濟事業，必須日本人插手介入。假如接受了這三原則，這麼一來，我們中國還能獨立生存下去嗎？

就事實言，日本之侵略中國，不外從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下手，分頭並進。製造糾紛，滋生事端，武力挑畔，花樣百出，馨竹難書。張作霖護衛國家領土主權，拒絕簽字承認袁世凱所訂喪權辱國廿一條件有關東北條款，竟被關東軍設計炸斃於皇姑屯，這不都是日本軍人喪盡天良的傑作嗎？

自「九一八」事變及其以後，日本搶奪強佔中國領土，其面積等於英、法、德、比、荷五國之總和。

根據韓啓桐統計，「七七」事變起，至三十二年七月六日，僅這六年中，日軍佔領中國城市，便有七百五十一處。共蹂躪了二十七省份，其範圍超過大半個中國。弄得天翻地覆，生靈塗炭，空前殘酷禍害，來自日本軍人，因此，凡有血性中國人，世世代代，都忘不了日軍侵華，留下血海深仇的慘痛歷史！

血腥侵略一再進逼

日本侵略中國，早有計劃，早有安排。其侵略箭頭，由關外指向關內，由東北指向華北，步步進展，從未罷休，為此導致以後年久戰爭之長期戰禍。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世之日，曾一度在東京發表「大亞細亞主義」專題演講，當時便懇切呼籲日本，作東方王道精神之干城，毋作西方霸道主義鷹犬。可惜日本軍閥，缺乏遠大眼光，竟冒險走霸道路線，悖逆東方王道精神，犯了嚴重歷史錯誤。所以結果其本土廣島與長崎，受了原子彈致命一擊，日本天皇裕仁震驚，在無選擇餘地，好戰之軍閥，於是自嚙一億總玉碎（絕不屈服之意），終於無條件投降苦果。

民國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製造口實，發動「七七」蘆溝橋事變。說穿其當時目的，不外企圖再攫取中國另五個行省，建立類似滿洲之傀儡國家。

戰事爆發，好戰之近衛內閣，立作決定，派遣四個師團，兩個混成旅團，到北平一帶。明顯可知其無止境侵略措施，惟這一回，已使得中國朝野無可再忍。臨到存亡生死關頭，再無任何抉擇，祇有應戰起而拼命，打一場雙方不成對比之戰爭。以當時兩國軍力之差距言，敵人可動員之現代化陸軍，有四百四十八萬，空軍第一線飛機，有二千七百架，海軍現役戰艦，有一百九十九萬噸。而我們裝備簡陋，雜湊陸軍祇有一百七十萬人，空軍能征戰飛機，寥寥三百零五架，海軍各

式艦艇，只有五萬九千噸而已。日本對我們武力之弱，早有估量，故敢明目張膽，引發「七七」事變，並妄想三個月解決中國。可是有一點，為日本忽視未曾估量的，便是我們舉國上下一心，在最高當局領導下，為捍衛國土，一致合力抵抗外來侵略，情緒高昂，意志堅強之精神力量。有此潛在精神力量武器，我們才能前仆後繼，支持長期抗戰，並且打垮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急欲完成帝國「八紘一宇」大業迷夢。

殘殺軍民三千餘萬

回顧「七七」被迫奮起抗戰，以迄日本無條件投降，歷經八年一個月又七日。其間雙方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鬪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戰役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官兵死傷統計，約三四百萬人，民衆及公教人員，直接或間接死傷者在三千萬人以上。老百姓失去安居樂業生活，受戰禍影響而流離失所者，達一億左右。日本軍閥主義者，窮兵黷武，為害中國，至深且鉅，難以形容，尤其在戰爭期間，違背國際公法，使用毒氣（有文件為證，日本史學教授天矢聖太郎稱：日軍確曾於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使用芥子氣），且不人道集體屠殺非戰鬥員，濫殺無辜老百姓，虐待俘虜。殺人、放火、掠奪、姦淫，真是無惡不作，天人共憤！現在讓作者在此，向人類世界重新提出嚴正控訴，這是自「一九一八」以來，日軍大逆不道之罪狀：

東北淪陷後，日軍在天津白河流域附近，修築要塞作為據點，時為民國二十三至二十四年之

間（公元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築要塞之土木工程，急需大批人工，乃就地取材，在東北及華北，以威脅利誘手段招募。受騙華工，甚至有不少携眷同去。要築機密工程之進行，日以繼夜分批工作，到了全部工程完成，華工勞力不再有利價值，惟恐要機密外洩，便將整批華工暨眷屬置於死地。於集體屠殺後，推入河中，使屍首由河流入大海，因此白河流屍，匝月之久不輟。日軍不擇手段，殺害我同胞，這又是一鐵證。

細菌實驗三千人命

位於東北吉林省哈爾濱市郊區，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旅，曾在大戰期間，建立了細菌實驗中心。重要主持人為石井中將，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從事其無人性與不道德之恐怖實驗，使三千人命，作為實驗品而死亡。這是日本皇軍以活人作實驗，又一集體屠殺行為，比之德國納粹之殘暴，誠有過之而無不及。

該實驗中心，四週高築圍牆，中央為囚房，化驗室和焚化爐（用於焚屍），週圍防衛森嚴，據日本電視記者吉永（YO SHINAGA），戰後歷經三年，查訪二十多名證人，且製成長達一小時記錄片，曾在東京電臺公開播映。

據參加實驗工作之秋本（AKIMOTO）醫生供述，該單位之實驗項目：

- (1) 注射人體如霍亂、傷寒、氣喘等疫苗，使人受折磨而死。
- (2) 注射人體動物血液，試驗可致死之分量。

(3)分組實驗，把每組中一人，注射疫苗，使傳染同一組中他人。

(4)試驗細菌彈，把中國人綁在樹上，飛機即在周圍投擲細菌彈，以測驗細菌威力及瞭解投彈準確之距離。載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有關報導，指出至一九四五年，曾有我抗日志士約三千人，在深夜被抓來三七一單位，充作實驗材料。至日本投降前後，把剩下活着的少數中國人，全部毒死滅口，並炸毀實驗所，當時高級人員撤退日本。實驗結果及資料，戰後即交美國政府，作為交換條件。同時取得美國承諾，保證不以戰犯治罪。這慘無人道，傷天害理之暴行，一直埋沒了好一段歲月，才被公開揭露於世。日本人如此殘忍，深仇固然令人永刻心版，而美國政府，當時在朝執政官之掩護戰犯，也令人憤慨，應該加以譴責！石井中將已於戰後不久病卒。細菌實驗單位，其他執事人，在「放他一馬」優惠情況下，不列入戰犯名單，不受法律制裁懲處。三千被毒殺人命，沉寃未報，如何對得起死者？

驅俘建廠折磨慘死

小豐滿為東北吉林省小村落，有座水力發電廠，這龐大規模之水利建設，當時在亞洲，即無出其右，可列居第一位。而此偉大工程背後却有一段殘暴故事。它是兩萬多被俘國軍，犧牲寶貴生命，在日軍鎗尖下，耗盡氣力築成。兩萬多國軍，有來自奉命掩護友軍撤退，不及脫身被俘。有來自山西戰場之殿後部隊(約一萬多人)，尚

有股汝耕漢奸，成立之偽冀東自治政府，收編為數六千人之保安隊。

為響應抗日號召，於「七七」事變發生後，在張慶餘、張硯田率領下，宣佈反正，殲滅了通州之日本特務人員及日軍、日憲約六百人，然後開赴北平，擬投效宋哲元部二十九軍。

豈知張氏率部到達北平郊外，時保衛戰因軍事失利，平津一帶要地，早已淪入敵手。反正保安隊，被日軍包圍射殺，死者約佔人數一半，尚餘三千人被俘，連同上述國軍兩萬餘人，被驅往小豐滿，作發電廠與工挖土苦力工作，從早到晚，工作不許停止休息，被俘國軍，工作稍慢，即受鞭笞，況且在衣食俱缺，飢寒交迫下，受盡折磨而死甚眾。

凡因病不能工作或體力不支者，即加以活埋。折磨之下，無一倖存，永不重見天日。

後來在華北招募一批人工，至小豐滿發電廠工程完成，即將工人驅至洩洪口，一動電鈕，數千工人，齊捲入鴨綠江，一一被水淹死。日軍殘殺生靈，虐待俘虜如此殘酷，令人萬分憤慨。

蘆溝橋東岸萬人坑

日本讀實新聞，曾報導中國史學家引證。最近發現了日本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發動七七蘆溝橋事變，大約一個月後，中國守軍抗日部隊第二十九軍(宋哲元任軍長)暨第三十七師團(團長馮治安)撤退後數日；日軍在蘆溝橋東岸，宛平城附近民宅，搜索抗日分子，殘殺了數百名中國居民，然後就地挖坑掩埋。部份遺

骸，已於去年(一九八四年)七月發掘，證明蘆溝橋也有萬人坑存在。

南京大屠慘絕人寰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日軍攻陷南京，在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谷壽夫，暨指揮官本間雅晴默許下，幹下了慘絕人寰大屠殺。

喬家才先生大作，有關南京大屠殺一事，曾提及當年南京保衛戰，守城司令唐生智，曾對部隊訓話，說南京至少要守六個月，同時表示部隊決心與城共存亡。

話猶在耳，誰知唐一聽砲聲，一天也不守，就先逃走。臨行下令撤退，使幾十萬大軍，狼狽瓦解。

其時南京城三面受敵，祇留下北面下關一路，可是礙於長江橫阻，既無跨江橋樑，又無渡河工具，幾十萬人，擁塞江畔，亂成一團，失了抵抗力量，因之便任由日軍殘暴大屠大殺。

鈕先銘將軍，參加南京保衛戰，因未及撤退，被擠落離開了部隊，留在南京危城，幸機智應變，先後躲入上元門永清寺及城內鷄鳴寺；八個月冒充和尚，才逃出虎口。鈕氏曾目擊大灣子沙灘一帶，積屍如山，腐屍臭氣到處可聞。大約兩萬被俘官兵，被用機關鎗掃射身亡。在其「還俗記」大作與郭岐將軍大著「南京大屠殺」，描述日軍在南京之橫暴實況，不僅使讀者增加對此不幸事件之瞭解與認識，同時也使吾人對日本侵略者，違背國際公法罪行，加深了痛恨與嫉惡！

中日戰爭史作者，吳相湘教授曾指出南京陷落，日軍屠殺最慘厲時期，為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被殺害總數達三十萬以上，手段極端殘酷！

砍頭比賽戰車碾屍

日本皇軍攻佔南京，大事縱火、破壞、與屠殺罪行，他們為表彰戰績，谷壽夫師團長，且曾下令攝製記錄片電影。耀武揚威，高傲不可一世，豈知這記錄片電影，在日軍潰敗投降後，反成為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谷壽夫之有力證據，何異自掘墳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按：谷壽夫戰犯，審判終結於民國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四月廿六日中午，被綁赴雨花臺刑場伏法，一鎗畢命。）

有關日軍在南京之暴行，真是無奇不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東京日日新聞，曾刊載題為「紫金山下」文章，揭露令人心驚肉跳、駭人聽聞之殺人比賽慘事，文中記述宮岡和野田兩准尉，曾約定作一個砍殺一百敵人（中國人）比賽，於佔領南京後第二天，兩劍子手在紫金山相見，彼此手中都緊執砍缺了口的武士道軍刀，野田沾沾自喜，先對宮岡說：

「我已殺了一百零五個中國人，你的成績呢？」

宮岡嬉笑道：

「我殺一百零六人，比你多一個。」於是兩屠夫洋洋得意，狂笑一陣。宮岡多殺了一個，可是確定不了誰先殺達到一百之數，因此，他們同

意這次不分勝負，重新再下賭注，看誰先殺滿一百五十名中國人，次日（十二月十五日），屠殺比賽便開始進行。

據東京日日新聞，另一隨軍記者鈴木二郎之忠實報導云：

「我（鈴木）隨同攻陷南京日軍一道進城，在城內四天。看到中山門附近城牆，恐怖集體屠殺俘虜情形。屠殺開始時，令俘虜在二十五公尺城牆排成一列，許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步鎗，齊聲大吼，衝向俘虜們前胸或腰部刺去，一個接一個被刺落在城外，血濺半空，使人階狀，汗毛直豎，渾身戰慄。

鈴木又報導：當時走向中山東路，沿途所見慘狀。在光華門馬路兩邊，連綿不斷戰壕中，填滿了燒焦屍體，馬路中被木柱壓死屍首，四肢多折斷不全，毫不留情之日軍戰車，即在屍體上碾過，不啻是一幅「地獄」圖。

朝日新聞隨軍記者，守山義雄之證言，即云：佔領南京之皇軍，一次把三萬多中國人，包括老弱婦孺，趕往牆根下，然後從城牆上猛擲手榴彈和猛射機關鎗，殺得精光，無一倖存，城內積屍如山，流血成海。

據抗日戰史記載，當其時曾有京滬各地青年學生數萬人，集中南京，未及疏散，悉被兇暴不仁日軍驅至江邊，以十餘挺機關鎗射殺殆盡。

當年蹂躪南京日軍，空前絕後慘無人道，戮殺我軍民，心極狠，手極辣。

有所謂「餓狗」者，即把我同胞下半身，埋入地下，令軍犬狂噬，吃其上半身，凌虐至血肉

糜爛模糊。

有所謂「釣鯉魚」者，用鐵鉤貫穿我同胞下顎，把人全身吊起；

有所謂「烤全豬」者，把人綁在鐵牀上，牀下燃炭火，把人活活燒死。

有所謂「抽血」者，即抽取我被俘青年壯丁之血液，供應其傷兵之需，健壯青年血液被抽盡，奄奄一息虛弱不堪，乃被脫去衣服，推入糞池或拉至城外活埋，或綁至東北部作為訓練新兵之活肉靶。

在日敵鐵蹄下，婦女命運更慘；到處搜索獵「豔」，自十來歲小姑娘，至八九十歲老太太，往往難逃日寇獸性魔掌摧殘，婦女被強暴玷辱者，統計在兩萬以上，確為震驚世界大新聞。

其中有孕婦被獸兵強姦，並剖開肚皮，挖出胎兒蒸食之一屍兩命慘事。南京陷落，設置於金陵女子大學之國際難民委員會，所屬婦女收容所，被日軍闖入強拉，用大卡車載走，加以強暴與殺害，罪證歷歷，永遠忘不了。雖然戰後谷壽夫這魔王被判為甲級戰犯而執死刑，然而其一命，如何能抵償我們被殺男女同胞四十萬人？

雙手血腥多獲遣歸

老生常談：「衆軍殺人，罪在主將」，谷壽夫固然難辭其咎，應負刑責，而參與計議，濫殺我軍民幫兇，豈目無法紀，無惡不作日本官兵，在法理上，遑同前都同樣必須追究，繩之以法。

可是托了美國原子彈之福，名義上我們沾了勝利果實，却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處理戰俘，既乏週

到一套辦法，且自失戰勝國尊嚴地位。表現太軟弱，罪犯漏網，屠夫放生不究，良莠善惡亦不分。戰後遺俘，曾被發現日軍攜帶衣物之中，藏有不少日本官兵個別或集體姦淫我國婦女，剝去衣服，玩弄婦女胴體及赤身裸裎婦女照片。

且有遲疑忿後，以刀割去婦女乳頭之玩意，及以木頭與類似物體，塞入婦女陰戶取樂鏡頭，這對我們居勝利國地位來說，確為一大諷刺，令人難以容忍。

為何寬待日俘，一律放生，不追究，不治罪？一一把他們遣歸。

死難同胞豈能冥目

憶戰時痛恨日軍暴行，朝野上下，大家都異口同聲高喊「以牙還牙」，表示復仇雪恥決心。但一俟戰爭結束，便自己大發慈悲，來了三百六十度大轉變。

時任陸軍總部首長何應欽總司令，曾頒訂有關遣俘歸國辦法。嚴令我各級官兵，對所有在華日俘，不但不得殘殺迫害及侮辱，應在適當情形下，尊重其人格，予以應有合理待遇。

何氏似乎忘了南京大屠殺，我軍民受害慘狀，忘了我國人命財產損失難以估計。對大敵日俘照顧之週到，是否得體？是否對得起我被東洋鎗斃、炸彈、武士刀殺害之死難軍民？

作者身為小民，未敢置評，祇好留待史學家作公正檢討與客觀之判斷。

鄙見認為當年在華為數三百萬之日俘日僑，欲遣送回去，在以德報怨，化解民族仇恨，表現

我泱泱大國風度原則下，遣俘起碼要顧及國家（中華民國）司法尊嚴。

因此，嚴格認真審查及過濾這批待遣日俘之行爲，應該是必要而且毋庸忽視。可是我陸軍總部，當時處理這一事，略嫌馬虎欠週，作惡者不加治罪，殺人血債未還之日俘，就這樣讓他們逍遙自在，於無任何刁難情況下登輪回去。

爲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臺灣自由祖國政府所保存之對日抗戰珍貴圖片，已由中國國民黨駐美國羅省分部主辦，於七月二十七日，在該地中

華會館舉行展覽。

這一展覽，深寓非凡意義，希望圖片出國展覽之便，能巡迴至全美各城市，使海外炎黃子孫，都有一親日寇侵華暴行之機會，藉以重溫抗戰歷史，提高愛國觀念及增強對我政府之向心力。不稔執政黨中央黨部或僑委會無考慮來一個全球性巡迴展覽？運用此舉反擊日本文部省，竄改侵華歷史，事實勝雄辯，收效必宏，何樂而不爲乎？

（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寄自美國加州）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 著
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